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dark, textured background. In the upper left, a large, bright orange-red circle (representing the sun or moon) is positioned above a crescent moon. A single orange-red teardrop hangs from the crescent moon, and a white teardrop hangs from the orange-red circle. The bottom of the cover is a solid orange-red band. The title '劫后人语' is written in large, white, stylized characters on the right side.

劫后人语

第二次世界大战亲历者谈话实录
美斯特兹·特克尔著

“THE GOOD WAR”

An Oral History of World War Two

© 1984 by Studs Terkel

Pantheon Books, New York.

劫 后 人 语

——第二次世界大战亲历者谈话实录

〔美〕斯特兹·特克尔编撰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4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双桥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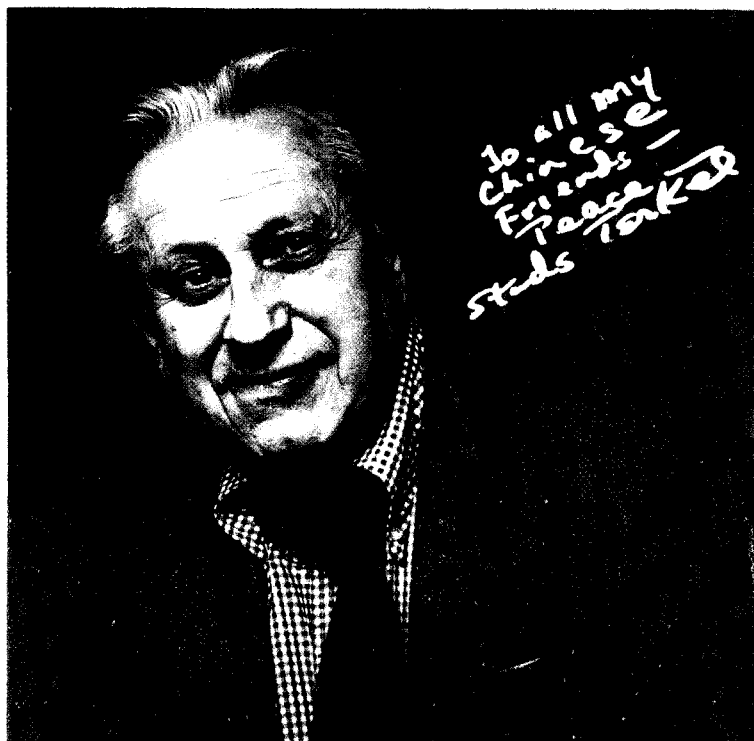
850×1168毫米 1/32 12印张 字数: 280(千)

1988年2月第一版 1988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

统一书号: 10220·6 定价: 2.30元

ISBN 7-5001-0023-X/1.1



向我所有的中国朋友致意，为了和平

斯特兹·特克尔

余音还在我心回荡

——记美国特克尔君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写的口头历史采风集《劫后人语》

朔 望

年前，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友人访美，趋晤斯特兹·特克尔君于芝加哥，持赠所著《美国梦寻》的中文本。我因曾参与此书译事并为《赘语》，与特君旧游之外又添一层文字缘，遂托便以短笺致候。不久，归人捎来特君回报我的一部新著《“The Good War”》，蓝封银字，肃穆近于哀矜，全书八百页，厚寸许，抵得半块青砖重。这是同书送我的第二本了，心感之余，不免因顽健如此翁的记性也渐渐坏上来了而颇生怜惜。从此，我的心上便压着这半砖的分量，暗暗叫苦，时常惦记要及早还债。

说“叫苦”“还债”，只是针对我近年的懒散因循说着玩的，其实并没有什么犯难之处。因为作家送书，无非希望广结善缘，以己食哺人，而特氏此书既有功世道人心，复不乏知识趣味，江山人事于当代人也还耳熟，加以体制尚新，语言多趣，译出来必有看头，理合畅销。至若译者我，则幽窗把玩，也省得老了笔墨，换得的稿费也正合用于闲卷时茶。远人惠我甚矣，我又何辞，又何乐而不为！于是动手张罗起来。

特克尔是六十年代以来在美国推出通俗性“口述历史”实录文体而获致成功的第一人，先后出过五本集子：一、《断街——美国

都市采风录》，二、《酸辛岁月——美国经济大恐慌的口头历史》，三、《我的工作》，四、《美国梦寻》。最后是1984年问世的这本“*The Good War*”——*An Oral History of World War Two*，是讲1939到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其策划、安排、方法、文体大致如前，总是真人实事原话，但其恢宏、诡异、悲苦、深切，自然不同，对我辈同属战争幸存者，有极大吸引力，竟至愿意花钱买这种残酷辛酸为主的材料来读。

战争而称之为好，不无绕口，所以特君在书中扉页为这个词加了几句注解，说社会上有一部分人是这样叫法的，以区别第二次世界大战于其他战争；之所以加上引号，并非标新立异，实因“*Good*”和“*War*”二字放在一起，毕竟太不协调。现在就只是借用现成说法，以示史迹与人心之难于平衡。书名到了译者手上也曾煞费踌躇：“善哉此战”，“这一仗打得好”，“好一场恶战”（难舍此中的血泪），乃至长达十字的“青春堂堂去，客心悲未央”（取古意）都考虑过，最后还是沿用中国的老办法：阔大一些，含蓄一些，也实际一些（不见得非要事事表态），定为：《劫后人语》，加一个指事的副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亲历者谈话实录”。这段历史，原多天人交战、一言难尽的地方，连过了五十年要安一个题目都难。

实则，特克尔虽用“*Good War*”一说，对“二战”的看法仍充满矛盾：战争是万恶的，而现在却不能不以暴制暴，有时暴亦如之；敌人诚可憎，而其卒兵百姓则不以悲悯视之又如何；盟国出师的宗旨是对的，却因杂以歧视种族、恣行强权、压制民主，则大忧在焉。总之，他以犹太知识分子特具的失落敏感，对那一仗以及随后的延伸和今后的发展，内心是茫然近于悲观的。这可以从他收集的《这里没有英雄》、《何处是归程》、《人间无义战》、《市井小儿论死生》诸篇当事人的话里窥得几分。以本书第31、32 汉利夫妇两篇而论，家常浅语耳，却飒飒有鬼气，强烈过于唐诗“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归梦里人”的边塞境界。此老真有心人，

硬是要赚后人的眼泪。看来他平日为人落落，却坚决反战，反歧视，反迫害，反强权政治，反黩武主义，反官僚专制，与我辈“要和平、要发展”的思想正同，令人感佩。我以为，不是所有不愉快的往事都不宜重提，该提的还要提，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西言“反思”。特克尔诸书，便是这个路子，想必能为世间有识之士所赞许。

《劫后人语》集录了一百二十几个人的谈话。首先是美国的“二战”亲历者工农兵学商妇童官老无不有角儿出场，又因三句不离厮杀，所以各军兵种也齐了。这些人中，只有三五位高干（哈里曼大使是首要，因为靠他说一点斯大林、罗斯福的交往），其余概属一般员工、街道居民，也不一定能说会道，有的就吭嗤不出几声，但总不离实事求是。特君采访的范围这回超越了美国，于日、德、法各有数人。出乎意料的是竟还有五六位苏联人娓娓谈莫斯科、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易北河往事，都是以东西协和为基调的，言者记者都显出一种真心诚意的气度，读来有空谷足音之乐。盖美利坚多流丽，俄罗斯尚沉郁，各具高明，特翁慧人，故能通察而兼蓄。此书对东方战场只及美日之役，他国俱在局外。这个似乎不能算作者的疏漏。因为若写当年的东方、中国，唯当地人始足当之。特翁远在芝加哥，还是不插手的好，一若由我编制《美国梦寻》，必至隔靴而搔。

却说我应承了主持此书译事之后，便约了几位朋友来共襄盛举。大家认为全书六十万字，一时做来吃力，决定先选译其中七十二篇，占全书半部强，各类都有一些，可说是横断面上的一张足以略窥全貌的切片。书出，若社经效益俱佳，便可续出余者。议定，大家分担多少不等，最后由我通读，尽可能取齐磨光（包括把说话中“某月某日”统一为“某月某号”，“他和我好”统一为“他跟我好”），力求多一点口语味道。

书至此，忽又念及特克尔。本书的实录依然是他仆仆风尘举

着录音的黑棒棒逐一采访得来，以其古稀之年而出此，殆可与北京张辛欣扛单车过运河论甘苦。他的事业心、干劲(何忍叫它“余热”)乃素所心折，不似我辈“致仕”以后往往只图在大院里清闲两年。他的“口述历史”、“实录文体”在中国已有不少知音。当然，我们也找得出某种古已有之的相近的东西，如《捕蛇者说》、《卖柑者言》，但就知人论世、实事求是、兼收并蓄、民主通俗的特点而言，特氏近年的崛起，对我们的著作界确实产生了启迪借鉴作用。就我知道，目下有好几起青年正在借意张罗类似的东西，或以战争中的中国为题材，或突出类别、群落、地区、事件去办。为历史保存一些大时代中平凡人的真实纪录总是好的；有时结论不全也无妨，后世终究会来完成的。此辈青年他岁倘若有成，则特翁与有功焉。

特君在赠书附言中草草写道，“我们不久将再相见”，不知何指。其人阅历丰富，我是有很多问题要请教他的。然而人事倥偬，只恐嘉会难期。谨以此文，先向他表示谢忱和心折。五十年前此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实已由日本炮火在中国打响，所以此书在我辈读来，尽管因未及远东变局而不无遗憾，仍是感到很及时很受用的。惜乎现在世上有些人，或出于健忘，或自作聪明，或因怕触及深度痛痒，总之有讳言往迹的症状。他们若是严肃的人，或日后清醒过来，是会要懊悔对不起后代的。

青春堂堂去，客心悲未央。现实诚然大有前途，但反思的泪水不总是可笑的，徒然的。翻翻《劫后人语》这样的书颇多益处。

1987年夏，北京

目 录

1	记得那年清早·····	1
2	旧金山一夕数惊·····	7
3	只怨我是日本人后代·····	10
4	西线有战事·····	15
5	我的战斗洗礼·····	26
6	冲绳岛唯有残忍·····	37
7	斑斑往迹·····	43
8	在菲律宾和日本的苦难·····	46
9	冲寒冒死往俄国运军火·····	61
10	战争为黑人开了路·····	66
11	家庭主妇如是说·····	69
12	喂，红头发护士小姐！·····	76
13	安内急于攘外？·····	83
14	还是妈妈好·····	84
15	化险为夷的幸运儿·····	86
16	是非黑白之间·····	89
17	我们拒绝参军打仗·····	98
18	陆战队开到华北·····	107
19	高级干部的反思·····	112
20	过巴黎而不入·····	118
21	这里没有英雄·····	122

22	家住东京·····	128
23	轰炸何价? ·····	132
24	独坐战争里·····	137
25	汉堡一青年·····	142
26	列宁格勒九百天·····	145
27	英国兵美国兵各不相同·····	147
28	贫贱人家百事哀·····	150
29	从诺曼底到前沿观察哨·····	157
30	默默无闻的黑人劲旅·····	168
31	万里长征人未还·····	175
32	岁月忽已晚·····	178
33	百战归来礼自由·····	183
34	军医：一日三十六时·····	189
35	巴顿将军与“胆小鬼”·····	195
36	就是不让哭·····	201
37	当兵也能发财·····	206
38	小镇上的辛苦钱·····	216
39	人人吃厌了压缩食品·····	217
40	前方大战，后方大赚·····	220
41	我被东方迷住了·····	223
42	罗斯福用人之道·····	227
43	华府新来的年轻人·····	229
44	当年的新政同志·····	234
45	我见到斯大林、丘吉尔·····	237
46	你们厂雇了几个黑人? ·····	240
47	空怀凌云志·····	244
48	美国之音的来历·····	250
49	胜了也不愿再打·····	254

50	艺术为战争服务·····	257
51	原子弹里的种族主义·····	262
52	人间无义战·····	268
53	我终于成了牧师·····	274
54	有一个德国兵也哭了·····	281
55	犹太人——何处是归程? ·····	284
56	难忘的易北河会师·····	291
57	斯大林格勒满地残雪·····	298
58	莫斯科夜话·····	299
59	纽伦堡战犯法庭内外·····	301
60	保密信箱 1142 ·····	307
61	在纳粹德国流浪·····	314
62	A 弹秘辛·····	322
63	目标长崎, 投弹! ·····	334
64	随军天主教神父·····	341
65	广岛纸鹤之话·····	348
66	我没有孩子·····	352
67	少女不再迷惘·····	358
68	两代德国人的情绪·····	361
69	侄女一岁半·····	365
70	足球明星的心理历程·····	366
71	我们无能为力·····	370
72	市井小儿论死生·····	371

1. 记得那年清早

约翰·卡西亚

此人庞然大物，一副相扑摔跤家的派头，现在洛杉矶管着好几栋公寓楼房，说他是楼群的保卫人员，也行。他多病，但意态和顺，自谓“上年纪了，又爱吃点好的，得了糖尿病，麻烦得很”。他是夏威夷人。

那年我十六岁，在珍珠港海军船坞当管道学徒工。1941年12月7号那天，啊，早上八点左右，奶奶把我叫醒，说日本人炸珍珠港了。我说：“是演习吧！”她说，不是演习，是真的。这时听到广播里叫珍珠港所有的工人快去上班。我跑到阳台上，只见空中有高射炮的火光。我叫了一声：“啊呀，兄弟哎！”

我家离船坞四里地。我跳上摩托车跑了不知是五分钟还是十分钟才到。只见一片混乱。

我是在一条叫“肖”的军舰上干活的，在船坞里，这时它着起了大火。我正往车间去拿工具箱，又来了一批日本飞机。我赶紧钻到浮动干船坞的水泥台阶下面，“宾夕法尼亚”号战舰正靠在那儿。有一个军官走过来叫我到那条军舰上去救火，原来一个炸弹炸穿了三层甲板，而下面就是弹药库，尽是军火、炸药、炮弹，随时可能爆炸。我说：“要我去，没门儿。”那时我还年轻，刚十六岁，人又不傻，一个钟头才挣六毛二，谁犯得上！（笑）

过了一星期，他们把我送上了海军法庭。判决说，我不是军人，不能给我下命令。那时还没有实行戒严法。反正因为我才十

六岁，又参加了下水救人，事情就这么了结了。

那天另外有一个军官叫我下水去救一些从船上震到水里的水手。他们有的失去知觉，有的已经死了。我跟一些夏威夷人在港里游来游去，也不知弄上来多少人，也不知多少死，多少活的。有人只管装救护车拉走。我们一整天干的就是这活儿。

当天晚上，我开车把一卡车的海军陆战队送到帕洛罗谷地，因为有人报告说日本人在那里空降了。一路漆黑，陆战队的司机谁也不知怎么走。一共两里路，到了那里一看，哪有什么空降！倒是有人家亮着灯，陆战队就朝它开枪，灯就灭了。（笑）

于是我又回到水泥台阶下边去过夜了。“宾夕法尼亚”号上有人踏着装甲板散步，刚点上一支烟，只听得顿时枪声大作，冲他打过来。打着没有，我就知道了。

第二天一早，我带着工具上了“西弗吉尼亚”号，那家伙整个翻了一个底朝天。从船里找出不少人来。“亚利桑那”号也彻底完蛋了。“犹他”号也一个样，里面都有人。我们花了一个来月的时间揭开了“西弗吉尼亚”号的上层，把船正了过来。干到第十八天，发现里面居然还藏着三百个大活人呢！

这些人是怎么活下来的？

我不知道。太忙了，没有顾得上问。（笑）足足花了两个礼拜才把火灭了。我们连轴转干了三天三夜，兴奋极了，也乱极了。有些水兵用五英寸口径的大炮去打日本飞机。五英寸大炮哪里打得下飞机来！这号炮弹射程有十英里，结果，不等爆炸，都落到檀香山市里了，死伤不少人。

三天后我回家，听说有一发炮弹打中了我女朋友家。我跟她要好，已经，唉，已经差不多三年了。我们两家只隔几条街。当时说是中了日本炸弹，后来才弄明白是美国炮弹把她炸死了，当

时她在换衣服准备上教堂做礼拜。

遇到邻居(多半是日本后裔)，无人不哭。谁都说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也不知前途如何。

接着实行戒严法了。人人都得工作十二小时，早六点到晚六点。晚六点以后不许上街，早六点以前也不许。全岛实行军管。谁不上班，警察上门来抓了就走。人人都得干活，装沙袋之类，反正得干，无一例外。谁要请病假，就有护士到家来核实情况。不按时上班的，游手好闲的，送去坐牢。什么公民自由，一概顾不上了。

我没听说有谁犯了叛国罪。是有间谍，都是日本大使馆雇的。但是如果把普通的日本人都抓起来，珍珠港就没有劳动力了。岛上的日本人后裔有十三万，抓了他们，就没有店铺、旅馆了，什么都没有了，全城都得关门。这些日本人受尽了侮辱，特别是受当兵的气。他们只有忍着，不敢还嘴、还手。

我想当兵，但是人家不收，说我的工作重要。这时我已经升作正式装修工了，工资从每周三十二元长到一百二十五元。这一年我不断要求上前线，最后直接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信，告诉他说我怎样痛恨日本人狂轰滥炸；我还有一些朋友牺牲了。他批准了我入伍。军是参上了，可是工资一下子跌到了每月二十一元。(笑)

入伍手续由奶奶替我签的字，因为我才十七岁。她说，怕是活着见不到我了。果不其然，她在我日后回家的头一天过世了，那是1946年1月。

入伍之后，他们打算送我去得克萨斯州受训。我马上又给总统写信，说我对得克萨斯不感兴趣，要求上前线。白宫批复说让我编到作战部队。这次我因为没有按组织手续办事，所以受到了洗三十天盘子的处分。

“到部队后，他们问我，‘你是哪一种族的人？’我听不懂，因

为夏威夷从来没有问别人是什么种族的。他们说：‘你父母原籍哪里？’我说他们出生在夏威夷。‘祖父母呢？’也是夏威夷。‘那么曾祖父母呢？’我说他们有欧洲来的，有西班牙来的，有威尔士来的。他们说：‘那么你是高加索人。’我说：‘这是什么意思？’他们说：‘就是白种人呗！’我看看自己的皮肤也够黑的，太阳晒的，就说：‘你们开玩笑！’（笑）他们给我写上高加索人，跟其他夏威夷人不一样。

“几个新伙伴叫我别跟队伍里三个人说话。我问，为什么？‘他们是犹太人。’我说：‘犹太人怎么了？’他们说：‘你不知道？他们把耶稣基督杀了。’我说：‘就是这几个家伙干的吗？他们不像有那么大岁数啊！’他们说：‘你是想装帅？’我说：‘不是想装帅。可是我记得耶稣是1900年前被杀的嘛！’”

我分到了第七步兵师，正赶上往马绍尔群岛的克瓦加雷开拔，六天才到，然后又回夏威夷。上面叫我跟其他几个夏威夷人一个劲儿练游泳，练了又练，也不晓得为什么。我说：“准是艾莉诺要来了。”①谁知我这就被带到檀香山联邦调查局去问话了，问我怎么知道总统夫人要来。我说我哪里知道这些。他们说：“那么你怎么说艾莉诺要来了。”我说：“是这么回事：我们练这玩意儿足足两个月了，我琢磨准是有什么大人物要来。”他们说：“得啦，闭上你的嘴巴！”

有一天，突然通知要进行游泳表演。我们把汽油浇到水面，点上火，然后一个猛子扎进去。后来又叫我们穿好衣服参加检阅。所有的人都挨个检查一遍，看枪膛有没有装子弹。也不准带小刀。其实我们还有刺刀呢。（笑）我走过检阅台时，看到了麦克阿瑟将军，罗斯福总统。

我们晓得部队要有事了，但不知去哪儿。上面传下话来说我

① 指罗斯福总统的夫人。

们要去非洲，跟踪隆美尔^①。我们第七师的主力，是在莫加伏沙漠受过训的，大家总以为一定会派到非洲，结果却去了阿留申群岛。我们也认为自己非洲是去定了，命令却是太平洋。他们说是要去什么雅浦岛。简直是鸦鸦乌！

“这时候我已经当上了中士，因为我们受过丛林战的训练，熟悉热带。但却偏偏派我去阿拉斯加^②！（笑）去了三个月又把我送回来了，因为我在那里冻得发抖。那个地方，真他妈太冷了。（笑）”

几天以后，东京玫瑰（译注：战时日本电台有名的英语女广播员）广播说：“第七步兵师的士兵们，晚上好！我知道你们正在开往菲律宾的途中。”她还真说对了。（笑）从1944年10月到1945年3月我们一直在菲律宾。光打仗。

我打仗很小心，决不冒进。我们有几个日裔小伙子翻译，够英雄的。他们爬上开过来的日本坦克，又敲又砸，用日本话喊话，等坦克盖子噗地掀开了，就塞进去一颗手榴弹——嘭！

我们的下一站是冲绳岛。1945年4月1日登的陆，没有遇到抵抗。过了几天，消息传来，罗斯福总统死了。大家心里都不是滋味——嘭！听人说一个叫杜鲁门的人接替了他。我问：“杜鲁门是谁？”我们在冲绳一共呆了八十二天。我照规矩办事，看见日本人，开一枪就跑。一枪就跑，就这么干。我心里老是害怕，直到打下了八十七号高地才不怕了。

我们把日本的牛岛将军和他的部下统统活埋在一个山洞里了。这是这次战争当中最糟糕的一件事，所以我不喜欢冲绳那茬

① 德军非洲军团司令。

② 美国一州，地处西北，近北极。

事。日本人总是躲进山洞不出来，女人，小孩，当兵的都有。我们爬上小山头，把成桶的汽油用绳子往下吊，然后对油桶开枪，油桶爆炸，就把洞里的人活活地憋死了。

我亲手开枪打死过一个日本女人，因为她夜里通过我们营房外边的空地。我们再三空投传单，晚上禁止通行，因为看不清是军队还是百姓。我们营地外面修筑了环形火网，不管谁走进这个圈子，就开枪。那天晚上我开枪了，白天一看，是个女的，背上绑着一个小孩。子弹从她前胸打进去，穿透了孩子的背部。

这件事，直到现在还是我心里一块疙瘩，解不开，像是欠了人命。唉，黑糊糊的，就看见一道影子，弯着腰，当时看不清是军人还是百姓啊！

那一阵子，我每天要喝小半瓶威士忌，有的是自己做的，有的是拿钱买的。只有灌够了，我才下得了手杀人。我的不少朋友是日本后裔。我每次扣动扳机，或是往洞里喷射火焰，心里总是想：要是这个人永世回不了家，他的亲人会怎么样呢？他总有老婆孩子什么的吧。

演给我们看的电影里，日本女人都不哭，默默地领走骨灰盒。我知道并不是这样。她们回家去哭。

那时我早上一起床就喝酒。要不，怎么打仗？我们有时自己做酒，有时跟海军买。水兵偷官儿们的酒。（笑）酒有时要七十五元一瓶，有时拿一面日本旗去换。找一块降落伞布，涂一个红圆圈，再打上几个枪眼，交给海军，他们能给一瓶威士忌。

1945年8月14日是我生平最后一次喝酒，我想就是那一天。瑞典的电台广播说，日本人想跟美国人接触，结束战争。我们简直高兴疯了。当兵的抄起枪就放。我赶紧跑进自己的掩体躲起来，因为子弹到处乱飞。那天晚上，单是我们营地就有三十二个人被庆祝胜利的子弹打死。

自那以后，我确实做到了滴酒不沾。其实我过去本来就不喝

酒。我是在菲律宾看到男女老少和小娃娃被炸死，才喝上酒的，这些尸体就在路边，我们的坦克从他们身上开过去。

唉，直到现在，我夜里还经常睡不着，就因为打死的那个女人。总梦见她，睡不踏实。两星期前还做过这个梦……（他吐出一大口气，比叹息更吓人。）

啊，我觉得如果还有什么国家想打仗，干脆找个没人的荒岛，把双方集中到那儿去厮杀就是了。更好的办法是把要打仗的政客送去，让他们自己去打个你死我活。现在搞的什么原子战争竞赛，简直愚蠢透顶！花这么多钱杀人，救人倒没有钱！简直是疯狂世界！

我在华盛顿当了十五年警察。遇上劫持人质的事，我总是耐心等待。最后，那个人一定会投降的。用不着大喊大叫，一路格杀过去。我管的地段总是黑人区。我从来不开枪。我跟他们谈，谈了又谈。有一回，屋里藏着三个人。我放下枪走进去。我说：“你们可以打死我，可是你们自己也别想走得出来，外边好多人在等着。把枪给我，出来吧。坐几天班房就是了，不会送命进棺材的。”他们说：“你疯了。”我说：“我想你们没有疯吧！”三个人都把枪交给我，乖乖地走了出来。我就是不喜欢杀人。

（邹德孜 译）

2. 旧金山一夕数惊

丹尼斯·基根

这是在加利福尼亚的圣塔·罗莎。我跟他弟弟弗兰克谈话当中他走了进来。他是律师，事业有成就，体格健壮，谈吐流畅而朴实。